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青箱雜記 第六卷

王禹偁尤精四六，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，王以啟賀之曰：「三神山上，曾陪鶴駕之遊；六學士中，獨有漁翁之歎。」以白樂天嘗有詩云「元和六學士，五相一漁翁」故也。禹偁詩多記實中的，作《趙普挽詞》云：「玄象中臺折，皇家上相薨。大功銘玉鉉，密事在《金滕》。」《宋湜挽詞》曰：「先帝升遐日，詞臣寓直時。樞前言顧命，筆下定鴻基。」蓋普嘗密贊太祖傳位太宗，而宋為內相宿直，遇太宗升遐，是夜草遺制立真宗故也。云此事湜家亦不知，唯以公挽詞為傳信。

劉昌言，泉州人。先仕陳洪進為幕客，歸朝，願補校官。舉進士，三上始中第，後判審官院，未百日，為樞密副使。時有言其太驟者，太宗不聽。言者不已，乃謂：「昌言，閩人，語頗獠，恐奏對間陛下難會。」太宗怒曰：「我自會得！」其眷如此。然昌言極有才思，嘗下第作詩，落句云：「唯有夜來蝴蝶夢，翩翩飛入刺桐花。」後為商邱主簿，王禹偁贈詩曰：「年來復有事堪嗟，載筆商邱鬢欲華。酒好未陪紅杏宴，詩狂多憶刺桐花。」蓋為是也。刺桐花，深紅，每一枝數□蓓蕾，而葉頗大，類桐，故謂之刺桐，唯閩中有之。

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，則繪為圖以玩之；李洞慕賈島詩名，則鑄為像以師之。近世有好事者，以潘閔遨遊浙江詠潮著名，則亦以輕綃寫其形容，謂之《潘閔詠潮圖》。閔酷嗜吟詠，自號逍遙子，嘗自詠《苦吟》詩曰：「髮任莖莖白，詩須字字清。」又《貧居》詩曰：「長喜詩無病，不憂家更貧。」又《峽中聞猿》云：「何須三叫絕，已恨一聲多。」《哭高舍人》云：「生前是客曾投卷，死後何人與撰碑？」《寄張詠》云：「莫嗟黑髮從頭白，終見黃河到底清。」皆佳句也。故宋尚書白贈詩曰：「宋朝歸聖主，潘閔是詩人。」王禹偁亦贈詩云：「江城買藥常將鶴，古寺看碑不下驢。」其為明公賞激如此。又魏野，陝府人，亦有詩名。寇萊公每加前席，野《獻萊公生日》詩云：「何時生上相，明日是中元。」以萊公七月□四日生故也。又有《贈萊公》詩云：「有官居鼎鼎，無地起樓臺。」而其詩傳播漠北，故真宗末年嘗有北使詣闕，詢於譯者曰：「那個是『無地起樓臺』的宰相？」時萊公方居散地，真宗即召還，授以北門管鑰。

世傳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，各有留題。後復同遊，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，而野詩獨否，塵昏滿壁。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，即以袂就拂之。野徐曰：「若得常將紅袖拂，也應勝似碧紗籠。」萊公大笑。

又錢塘林逋亦著高節，以詩名當世，名公多與之遊。天聖中，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，日與唱和，親訪其廬，見其頹陋，即為出俸錢新之。逋乃以啟謝王公，其略曰：「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片，並創軒榮，以庇風日。衡茅改色，猿鳥交驚。夫何至陋之窮居，獲此不朽之奇事？竊念頃者清賢鉅公，出鎮藩服，亦常顧邱樊之側微，念土木之衰病，不過一枉駕，一式廬而已，未有迂迴玉趾，歷覽環堵。當纓綈之盛集，攜風雅之秘思，率以賡載，始成編軸。且復構他山之堅潤，刊群言之鴻麗，珠聯綺錯，雕鐫相照，輦植置立，實於空林，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，發斗牛之寶氣者矣。」迨景祐初，逋尚無恙，范文正公亦過其廬，贈逋詩曰：「巢由不願仕，堯舜豈遺人？」又曰：「風俗因君厚，文章到老醇。」其激賞如此。

王公隨雅，嗜吟詠，有《宮詞》云：「一聲啼鳥禁門靜，滿地落花春日長。」又《野步》云：「桑斧刊春色，漁歌唱夕陽。」皆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。

近世釋子多務吟詠，唯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佛事，故所著《駁董仲舒繁露》二篇、《難王充論衡》三篇、《證蔡邕獨斷》四篇、《斥顏師古正俗》七篇、《非史通》六篇、《答雜斥諸史》五篇、《折海潮論兼明錄》二篇、《抑春秋無賢臣論》一篇，極為王禹偁所激賞。故王公《與贊寧書》曰：「累日前蒙惠顧謏才，辱借通論，日殆三復，未詳指歸。徒觀其滌《繁露》之瑕、刪《論衡》之玷、眼瞭《獨斷》之瞽、針砭《正俗》之疹、折子玄之邪說、泯米穎之巧言、逐光庭若摧枯、排孫郤似圖蔓，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，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。然則師胡為而來哉？得非天祚素王，而假手於我師者歟！」

人臣作賦頌，贊君德，忠愛之至也。故前世司馬相如、吾邱壽王之徒，莫不如此，而本朝亦有焉。呂文靖公、賈魏公則嘗獻《東封頌》，夏文莊公則嘗獻《平邊頌》、《廣文頌》、《朝陵頌》、《廣農頌》、《周伯星頌》，《大中祥符頌靈寶真文頌》，龐穎公則嘗獻《肇裡慶成頌》，今元獻晏公、宣獻宋公遭遇承平，嘉瑞雜遝，所獻賦頌，尤為多焉。

王文穆公欽若，臨江軍人，母李氏，父仲華，嘗侍祖郁任官鄂渚。而李氏有娠，就蓐之夕，江水暴溢，將壞廨舍。亟遷於黃鶴樓，始免身，生男，即公也。時隔岸漢陽居人，遙望樓際，若有光景氣象云。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，宿於村舍，夜起，視天中，有赤文成「紫微」二大字，光耀奪目。使蜀還褒城路中，有人展謁，熟視刺字，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語，及言公他日當貴。茲亦異矣。後公每設壇禮神，必朱篆「紫微」二字，陳之醮所。又輟俸修晉祠於圃田，作記以述其昉云。

真宗封岱祠汾，雖則繼述先志，昭答靈贖，中外臣民協謀同欲，然實由文穆之力贊焉。祠禮畢，章聖登泰山頂，偕近臣周覽前代碑刻，內一碑首云：「朕欽若昊天。」真宗顧文穆笑曰：「元來此事前定，只是朕與欽若。」與隋史萬歲討蠻入峒，遇碑云「萬歲後遇此」頗相類。文穆王公不惟被章聖顧遇，至於明肅太后亦深眷焉。先是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文穆，而誤投沂公之第，沂公以聞，植坐追停。文穆以不知，特寢不問，故植之貶詞曰：「如何匪人，瀆我元老。」此可見矣。

世傳文穆遭遇章聖，本由一言之寤。蓋章聖踐祚之初，天下宿逋數百萬計，時文穆判三司理欠司，一日抗疏，請盡蠲放以惠民。上遽召詰之曰：「此若惠民，曷為先帝不行？」公對曰：「先帝所以不行者，欲以遺陛下，使結天下人心。」於是上蹙然領之。未幾，命宰府召試《孝為德本頌》，授右正言、知制誥，不數年，遂大拜。

曹翰嘗平江南有功，後歸環衛，數年不調。一日內宴，太宗侍臣皆賦詩。翰以武人不預，乃自陳曰：「臣少亦學詩，亦乞應詔。」太宗笑而許之，曰：「卿武人，宜以刀字為韻。」翰援筆立進，因以寄意，曰：「三□年前學《六韜》，英名常得預時髦。曾因國難披金甲，不為家貧賣寶刀。臂健尚嫌弓力軟，眼明猶識陣雲高。庭前昨夜秋風起，羞睹盤花舊戰袍。」太宗覽之惻然，即自環衛驟遷數級。

柳崇儀開家雄於財，好交結，樂散施，而季父主家，多靳不與。時趙昌言方在布衣，旅遊河朔，因以謁開。開屢請以錢乞趙，季父不與，開乃夜構火燒舍。季父大駭，即出錢三百緡乞趙，由此恣其所施，不復吝也。

盛文肅公，正剛蹇絕，無他腸，而性微狷急。時為內相，孫抃方召試館職，以文投之，文肅大怒曰：「投贄盡皆邪道，非公朝所尚。」呵責再三，孫惶恐失措而退。比試學士院，孫夙夕憂其擯落，文肅乃題所試卷為三等上，其公正如此。

閩人謂子為囧、謂父為郎罷，故顧況有《哀囧》一篇曰：「囧生閩方，閩吏得之，乃絕其陽。為臧為獲，致金滿屋；為髡為鉗，如視草木。天道無知，我罹其毒；神道無知，彼受其福。郎罷別囧，吾悔生汝。及汝既生，人勸不舉。不從人言，果獲是苦。囧別郎罷，心摧血下。隔地絕天，及至黃泉，不得在郎罷前。」蓋唐世多取閩童為鬻奴以進之，故況陳其苦以諷焉。